

滄海泛憶

趙清園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回憶與隨想文叢

滄海泛憶

趙清閣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一九八二年·香港





上圖□作者近照（1981年11月攝於上海住處）

左下圖□兩週歲小影

右下圖□主編上海美專《畢業紀念刊》時（1935年）



與父親合影（1947年）





於杭州靈隱寺巖洞前

自左至右：陳白塵、洪深、陽翰笙、鳳子、葛一虹、趙清閣、孔德沚、茅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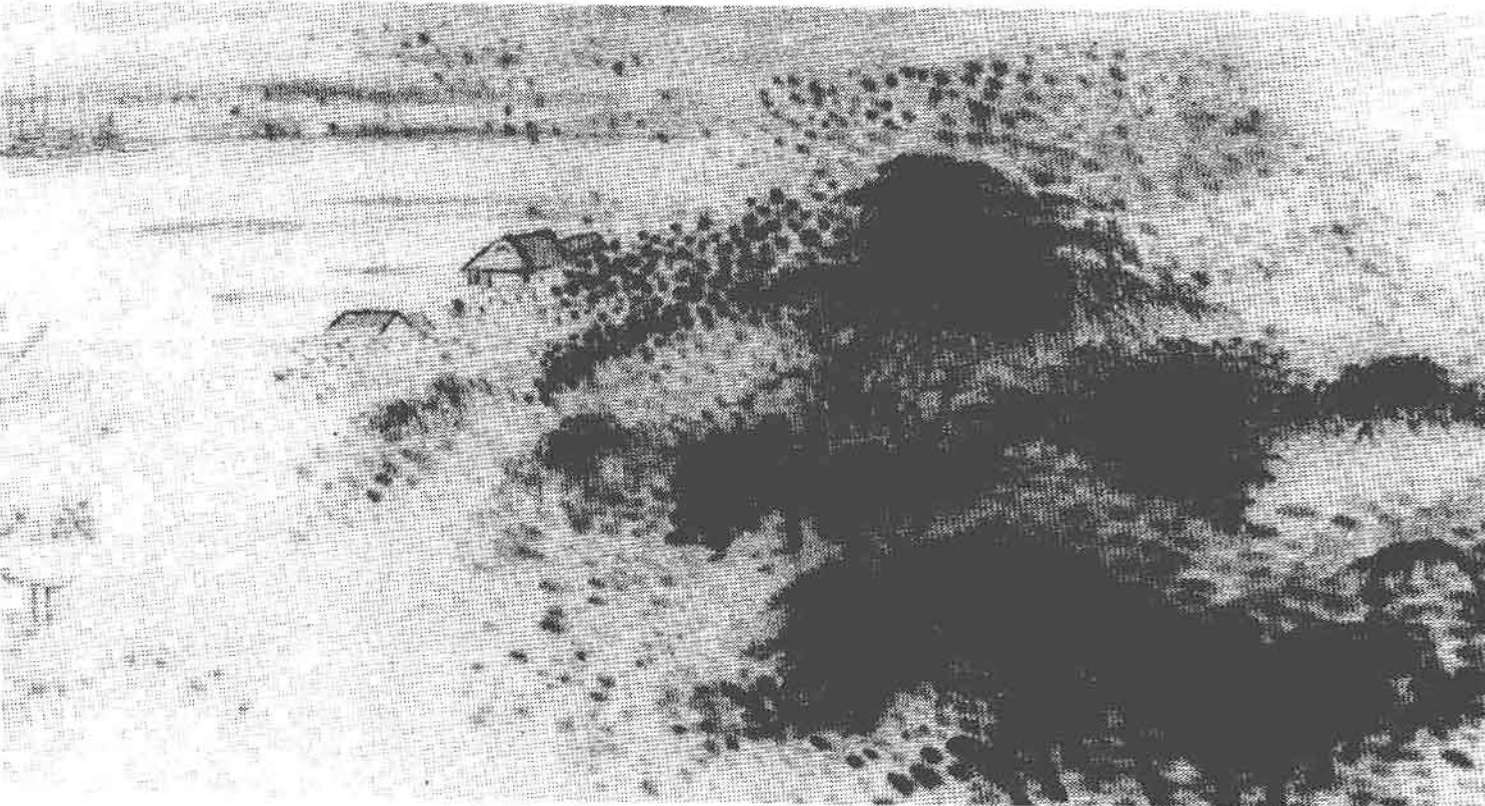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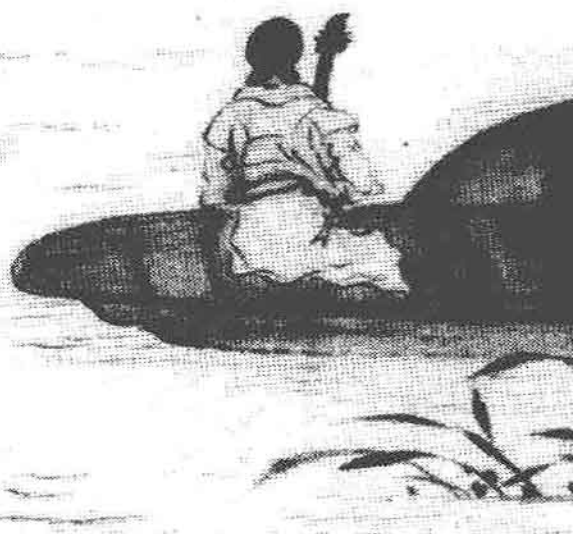


在杭州寫電影劇本《女兒春》時（1950年）
於上海虹口公園（1965年）





范：江漫月
琵琶水上鼓
癸卯上元月
范



圖□作者的畫：《琵琶行圖》（作於1973年）

圖□《夜雨曉烟圖》（作者註：“此畫作於1972年，畫中左首有孤打頂風浪前進，瀕於危殆！寫十年內亂時心情。”）

序

行年六十又八，歲近古稀，對一般人講，還不算太老；而對飽經憂患，身體多病的我來說，這坎坷漫長的人生歷程，已跋涉得使我心力交瘁、疲憊不堪了！但稟性執拗、愚頑，愈是眼見餘歲不多，却愈是要爭取時間，想對國家人民，對文藝事業有所報效。這也意味着浩劫不死，晚晴彌珍之故。

我沒有別的能耐，就只稍會寫寫小文。屈指從開始發表文章到現在，也有五十二個寒暑了；除去動亂的十年被迫輟筆，四十年來未嘗間斷過寫作。特別近四年中我寫得更勤奮，也較舒暢，比「文革」前的十三年寫得還多。儘管寫出的作品不好，可它反映了一顆熱愛國家人民，忠於文藝事業的赤子之心的誠摯，它寫出了我的愛，我的恨，我的良知！

這本集子裏的二十一篇散文，主要都是我最近四年的新作，只有四篇是三十年代的舊作；內容包括了生活回憶六篇，創作回憶七篇，朋友回憶八篇；實際上全寫的是浮生經歷的片段，所以我為之命題《滄海泛憶》。當然，往事絕不止於此，我將繼續回憶，繼

續寫下去。人微不足傳，記錄一些跋涉的脚印，溫故而知新；再通過脚印讓青年讀者從側面，看到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歷史縮影；多少起點認識作用，或許不無意義。不過這種文章寫來也頗痛苦，很傷感情，甚至有時是淚水滲透墨水，執筆愴然；因此又常常產生欲說還休、欲寫不能之慨！好在過去的畢竟過去了，眼前，我正向康莊大道邁進，即使步履已經蹣跚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九日夜於上海

目錄

序·····	一
母親·····	一
童年·····	九
蟋蟀·····	二二
漢川行·····	二九
申江話舊·····	七二
流水沉渣·····	七七
文苑耕作漫憶·····	八五
我怎麼愛上戲劇、電影的·····	一〇四
棄嬰·····	一一五

題畫難·····	一二六
《紅樓夢話劇集》總序·····	一三一
《晴雯讚》序·····	一三四
《落葉》後記·····	一四〇
暖風篇·····	一四三
紅葉聯想·····	一四八
春蠶絲未盡·····	一五一
哀思茅盾先生·····	一五六
從魯迅想到許廣平·····	一六五
懷念王瑩·····	一七八
南國瓊珊·····	一九〇
黃白薇與謝冰瑩·····	一九六

題畫難·····	一二六
《紅樓夢話劇集》總序·····	一三一
《晴雯讚》序·····	一三四
《落葉》後記·····	一四〇
暖風篇·····	一四三
紅葉聯想·····	一四八
春蠶絲未盡·····	一五一
哀思茅盾先生·····	一五六
從魯迅想到許廣平·····	一六五
懷念王瑩·····	一七八
南國瓊珊·····	一九〇
黃白薇與謝冰瑩·····	一九六

母親

提起母親我就想哭！其實我和母親的感情沒有太深厚的基礎，因為我們只相偎依了五年。大概是天性的原故，我愛她，懷念她，她在我心裏佔着重要的位置。

我記不清母親的音容笑貌了，但是從外祖母、祖母她們的嘴裏，我知道母親是一個聰明、賢淑、風雅、富才情的女子；這在照片上也能看得出，她的形象十分優美，因此我更愛她，懷念她！

聽說母親除了長於女紅刺綉以外，能詩會畫，不愧是書香門第的女兒。但是她年輕時身體就不好，經常生病，為這她很憂鬱；因為她熱愛生活，愛她的母親和我。可恨蒼天無情，她才只有二十六歲的年齡，就被奪去了生命，從此離開了人間，離開了我！

於是我沒有母親了，我看見人家的母親愛着自己的孩子，看見人家的孩子偎着自己母親；看見做母親的是那麼溫柔，慈祥，看見做孩子的是那麼驕傲，幸福；而我却是這般的孤獨，淒涼，天呵！我怎能不想母親，不需要母親？！

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我都十分注意人家母女的情況，我處處發現母愛的偉大；

從小說裏，電影、戲劇裏，也都有描寫母愛偉大的故事。但是我沒有母親，享受不到母愛，母愛也無法創造和代替；我只有羨慕母愛，尊敬一切做母親的人。

一天晚上，空中飄着鵝毛大雪，馬路上凍結了厚厚的冰。我爲了驅寒，也爲了解愁，買了一瓶酒慢慢地踱回住處。忽然我聽到一個孩子的哭聲：

「媽媽，我餓了，我餓了，媽媽！」

我連忙向這哭聲尋視，原來是一個母親抱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縮避在一家糖果店門的角落裏乞討。我走過去，那母親帶點羞澀地望着我伸手叫道：

「行行好吧，可憐我這孩子餓了一天啦！」

我毫不遲疑地從衣袋裏取了兩枚二百文的銅板給那母親。她連聲道謝地接過錢去，立即走進店裏買了兩隻麵包讓孩子吃，她自己不吃。

「你怎麼不吃？」我問那母親。

「等孩子吃飽了，我再吃。」那母親安詳地回答。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們。只見那孩子三口兩口把一隻麵包吃完了，母親又把第二隻麵包分一半給孩子。

「現在你可以吃了！」我關心地說。